

陈一夫
金融小说

做赔

Zuopei

CHENYIFU

JINRONGXIAOSHUO

春风文艺出版社



陈一夫
金融小说

做赔

Zuopei

CHENYIFU
JINRONGXIAOSHUO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陈一夫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做赔 / 陈一夫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8. 3

(陈一夫金融小说)

ISBN 978-7-5313-3221-3

I. 做…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96076号

做赔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唐惠凡

责任校对 杨晓倩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老鸭坊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MSN tanghf4029@hotmail.com

传真 024-23284391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60mm × 230mm

字数 310千字

印张 19.5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3-3221-3

定价 26.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5872814-2050



目 录

- | | | |
|------|----|----------|
| 1 / | 一 | 高贵之贼 |
| 3 / | 二 | “百千万工程” |
| 9 / | 三 | 白手起家农家女 |
| 16 / | 四 | 假戏真做 |
| 19 / | 五 | 下马之色 |
| 24 / | 六 | 初见美女 |
| 29 / | 七 | 优质企业 |
| 32 / | 八 | 大领导的痛 |
| 34 / | 九 | 美女如云 |
| 37 / | 十 | 利益连环 |
| 39 / | 十一 | 一下桃花江 |
| 44 / | 十二 | 逼“良”为“娼” |
| 50 / | 十三 | 一个屎盆子 |
| 57 / | 十四 | 淋病的报复 |
| 60 / | 十五 | 百万破烂 |





65 /	十 六	无意的交会
72 /	十 七	恍如初恋
79 /	十 八	情路漫漫
82 /	十 九	寻找投资
87 /	二 十	风云突变
91 /	二十一	一诺不千金
93 /	二十二	换牌战略
99 /	二十三	温柔之乡
105 /	二十四	仙人不免俗
109 /	二十五	空手套白狼
112 /	二十六	二下桃花江
116 /	二十七	危险发现
119 /	二十八	杀手铜
122 /	二十九	出师未捷
128 /	三 十	悔悟的幽默
131 /	三十一	下岗旧英雄
134 /	三十二	出水带出泥
138 /	三十三	落井下石
144 /	三十四	惊险离别
148 /	三十五	蚕食鲸吞

新二虎传	一	\	1
“民工”的干万	二	\	8
北京奥运的干万	三	\	10
清华的干万	四	\	11
马云的干万	五	\	12
比尔·盖茨的干万	六	\	13
微软的干万	七	\	14
雅虎的干万	八	\	15
谷歌的干万	九	\	16
苹果的干万	十	\	17
微软的干万	十一	\	18
谷歌的干万	十二	\	19
苹果的干万	十三	\	20
微软的干万	十四	\	21
谷歌的干万	十五	\	22





- 151 / 三十六 再造人身 \ 885
- 154 / 三十七 新兴剥削者 \ 145
- 159 / 三十八 三下桃花江 \ 885
- 162 / 三十九 难散的婚姻 \ 845
- 164 / 四十 老调新弹 \ 145
- 168 / 四十一 意外收获 \ 145
- 174 / 四十二 纸里难包火 \ 825
- 179 / 四十三 杀人密信 \ 145
- 183 / 四十四 溜之大吉 \ 1060
- 187 / 四十五 十面埋伏 \ 825
- 190 / 四十六 暗箭难防 \ 145
- 193 / 四十七 祸不单行 \ 175
- 197 / 四十八 疯狂的收获 \ 145
- 201 / 四十九 想说爱你不容易 \ 145
- 205 / 五十 新英雄有悔 \ 875
- 209 / 五十一 飞黄腾达 \ 145
- 211 / 五十二 职业经理人 \ 885
- 217 / 五十三 女人为难女人 \ 145
- 220 / 五十四 苦涩人生 \ 145
- 222 / 五十五 接力调查 \ 145





- 228 / 五十六 快乐盟友
234 / 五十七 幸福合谋
238 / 五十八 “光荣”妥协
242 / 五十九 魔方高手
244 / 六十 快乐是两人的
247 / 六十一 人逢“喜”事
252 / 六十二 无私才英雄
256 / 六十三 弱者的呐喊
260 / 六十四 正义合围
263 / 六十五 荒诞的奖励
267 / 六十六 山木大如瀑
271 / 六十七 组织的力量
274 / 六十八 物是人非
276 / 六十九 前仆后继
279 / 七十 葬花悲歌
284 / 七十一 人间怪才
288 / 七十二 侥幸逃生
294 / 七十三 鸿门宴
300 / 七十四 风卷残云
304 / 七十五 人生难测



一 高贵之贼

郑革新这辈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做一回贼，偷的偏偏是自己的领导——国商银行总行吴副行长的家！他曾经是国商银行总行资产保全部的副主任，现在也是国商银行光照市分行下管近万名员工、风光无限的行长。

他有着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四十五六岁，短而粗的胖脖子撑着一颗硕大的西瓜状脑袋；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大方脸上，一张大而厚的嘴唇下面，生着一个又大又方的下巴；一对细小的眼睛，埋在鼓鼓囊囊的大眼泡里，熠熠地环顾着四周。

此时，西装革履的他，依然是个大行长的派头，没有一点贼的模样。当然，亲自做贼的不是他，亲自踩道的却非他莫属。因为，只有他知道吴副行长家位于北京市金融街公寓小区哪一栋小楼哪一单元的哪一套房间；只有他知道看似严密的银行高档小区其实是银行自管的，没有保安，没有监视设备，并且管理无序；只有他知道吴副行长一大家子人现在正在光照市游山玩水呢。其北京的家里，正唱着空城计，而且，空得没有一个人！

偷盗不是在夜间进行的，而是选择了小区住宅楼的墙面进行重新粉刷的时候。星期四的上午，才刷完吴副行长的楼下，中午，工人们都外出吃饭、休息了。于是，一个猴子一样瘦小的男人，穿着刷墙工人的制服，帽子压得很低，顺着刷墙工人使用的绳索，光明正大地直接爬上了吴副行长家的楼顶，瞬间便消失在顶层的露台里面了。

虽然有过鸡鸣之类的骗人勾当，但从来没有做过狗盗之事的郑革新，远远地躲在树阴里，可他那颗向党表过红心的心却依然难以抑制地狂跳着，虽然时值北京的早春，杨树最先发出了叶子的嫩绿骨朵，天气并不热，可大过黄豆的汗珠却依然顺着他大大的脑门子滴落下来。

突然，他的心仿佛被人抓住一般，立刻收紧了。他看见了他在总行时的老部下——老孙，苍白着老脸，歪斜着眼睛，瘸着老腿走了过来。





这个老孙肯定又是上班时中途溜号无疑！郑革新想，同时，把自己硕大的身躯，赶紧藏进车窗有着黑色贴膜的奥迪。

看着老孙一瘸一拐地走过去，看着他神态自若地进了另外一个楼的门洞，郑革新才又从车里钻出来。正感叹庸人活得也轻松的时候，那猴子一样灵巧的“粉刷工”却已经顺着绳子从天而降，并闪电一样地钻进了奥迪车里。

“到手了？”郑革新启动了车。

瘦子点点头：“保险柜里除了你要的，还有现金。我还顺便弄来一块表。”

奥迪车平平稳稳地出了小区，直到上了大路，才飞快地跑起来。

行驶到交通顺畅的西二环，郑革新才开腔：“钱多吗？”

“一沓子全拿来了。不过，才三千多美元，没有人民币。”

“拿来是对的。”郑革新不动声色地说。

在南二环辅路的僻静处停车之后，郑革新才审查猴子的战利品。他先拿起存折，对着阳光仔细查看，直到阳光晃花了眼睛，他才放下存折，再拿出小笔记本，更加仔细地翻了几次，尔后，他精神饱满、颇为舒心起来：“没错，就是这些东西！”

对瘦子递过来的一沓子钞票，他没有抬眼看，而是直接拿过了瘦子手里的表的包装盒，打开一看，惊叫起来：“劳力士！一块值十几万，你丫发财了！”

瘦子倒吃了一惊：“表还这么值钱？保险柜里还有好几块呢！”

“还看见什么没有？”

“没有时间细看。找到这张存折和小笔记本不就行了吗？”见郑革新沉思不语，瘦子继续申辩，“这点儿美元和这块表，我还是按照你的想法顺手干的。我想这样即使是狗日的报了案，这事也就只算个一般盗窃，省得公安局往这存折上查！”

郑革新终于咧开大嘴笑了：“表和钱都是你的外快。我料定这个老丫头的不敢报案！在国商银行总行偷出巨贪来，还了得！”

猴子没有笑：“郑行长，今天我必须回去。军营里管得严，请假时间太长可不行。”

郑革新收住了笑：“行！你先走，我晚上还要会两个大人物呢。”见瘦子面露好奇之色，他才又大咧咧地补充一句，“其实，也他妈是老丫头的！”

二 “百千万工程”

北京市的交通在召开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是最无法把握行程时间的了，坐的车说快快得像飞机飞，说慢慢得像乌龟爬。对此，作为人大代表的国商银行总行李鼎银行长是最有体会的。快得像飞的时候，是为了准时散会，准时乘坐人大代表的大巴车，由警车开道，准时离开位于天安门东侧的人民大会堂并抵达会议给代表们安排的宾馆。慢得像爬的时候，就像今天，提前坐自己的奔驰 320 小车出来，却被堵在了路口，因为路口的交通警察阻止了全部人、车的通行，原因是等待人大代表的车队通过。

邀请李行长提前离会的郑革新感觉出了几分尴尬，把他的大脑袋从副驾驶的位置上探向后排的李行长，带着几分忐忑地小声谄笑：“李行长，把您的代表证给我，我找警察说说，我们先过去。”

李鼎银行长五十多岁，有着黑红色的皮肤，四方脸，胖墩墩的，没有眼镜，眼睑下垂，一副威严而慈祥的样子，他可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金融学的大学生。他看一眼车窗外拥堵的车流、人群，叹口气：“算了，警察同意了，群众也不会给我们让路。”说罢，他摩挲着两个感觉疲倦不堪的眼角，轻轻地揉捏起来。

前段日子，他因为处理闻名全国的怒潮集团公司骗贷案，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犹如害了一场大病一般。风波过后，他本想调到中央银行搞搞宏观管理，从此远离变幻莫测、风险不断的金融竞技场，但是，组织上却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于是，他只好不情愿地留任，不情愿地继续引导着航空母舰一般巨大的国商银行，无奈地统率着由几十万名员工组成的庞大军团，在惊涛骇浪一般竞争激烈的海洋中，继续去搏杀。

此时，郑革新借堵车之机继续推脱：“光照市的向明书记非要这么做，我们在基层工作的，也不好得罪他，只是……”

李行长见郑革新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便停止了对眼角的按摩，索性改变了话题：“自打总行做出对光照市进行信贷制裁的决定后，他们对你





们分行是什么态度？”

郑革新见李行长转移了话题，一颗忐忑的心终于放回胸腔内让他感觉舒服的位置：“总行一对光照市停止新增贷款和停办核销之后，他们先是对我们来硬的，经常是停水停电；税务局、审计局接连检察，就连市检察院都来过了。”

李行长眉毛动了一下：“检察院来干什么？”

郑革新怕行长多心，赶紧诉苦般地解释：“核实群众来信呗。”

李行长把脸一沉：“有什么问题吗？”

郑革新不自觉地大了嗓门，坦然作答：“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上不了检察院管的线，无端找茬呗。”

李行长重新揉起了眼角，话锋一转：“那向明同志这次怎么要主动跟我们改善关系呢？”

郑革新带着几许得意，汇报道：“我们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虽然制裁之后，光照市参股银行借机开发了我们原来的部分信贷市场，但是，他们的规模有限，光照市离开我们还是不行，向明书记当然也明白这个理。”

李行长沉思起来，郑革新一时找不出对表现自己有利的话语，只得任车里的空气仿佛因沉默而不断地凝固，不敢开腔了。

奔驰 320 轿车终于在呼啸而过的人大代表的车队之后通过了路口，再几经辗转，来到了东城区景山附近一个用旧王爷府改造的四合院大门前。在这个四合院的门口，已经停了一辆黑色的老奥迪车，挂着光照市的车牌，车号是 0001。

一个穿中国传统便装的年轻侍者，早已经小跑着迎过来，比照着天安门广场国旗班战士的架势，引导着奔驰 320 轿车进入车位，并帮助他们停好了车。

郑革新很懂规矩，不等小车停稳，赶紧下车，小跑两步，要给李行长开车门。可还没有等他绕到后车门的时候，司机早已抢先帮李行长把车门拉开了，并用自己戴着白手套的手，挡在车门上方，护着李行长下车。

郑革新见表现自己的机会已经失于司机，只好讪笑着，站在司机外侧，做佝腰缩背的谦卑状，把个肥大的身躯有意缩小：“李行长，您可小心哪！”

李行长看了郑革新的这副奴才相，心里舒服，可嘴上依然批评道：

“我小心什么？我还没有老成这个样子嘛。”

这是一个有前内两院的四合院。院落的旧木门楣上，大书“谭家菜”三个大字，进门迎面是一个雕龙刻凤的影壁，前院有个大葡萄架，这里只有正房，现在用来做茶馆了；后院的院子没有里院大，却有正房和东西厢房。

这个“谭家菜”的经营方式甚是古怪，北京土话也可以说——真牛B：人家一天只接待三拨客人，中饭、晚饭是餐饮，晚上是茶点。中饭、晚饭不管你来多少人，非消费一万以上，否则不接待；晚上的茶点，不消费五千元以上，您就别来！

“谭家菜”的装潢古朴，有如在王爷家做客一般。它对山珍海味精选得一丝不苟，博得了京城内外上层人士的欢心。

郑革新虽然号称见过大世面，但是，如果不是托向明书记的福，离京多年的他也是不知道北京城什么时候又有了这么个“谭家菜”的。

随侍者走进前院之后，李行长悄悄问郑革新：“此次，向明书记有什么要求？不会是像他跟你说的只是坐坐吧？他是光照市的人大代表，在人大代表会上碰过面，可他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什么。”

郑革新本想说：“光照市水泥厂已经一分为二了，五千万贷款本金、两千五百万元利息，想核销！”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实话实说。他好歹也在金融官场上混了二十几年，当然知道欲擒故纵和说话绕弯子的谈判技巧，于是，他急忙欠一下肥大的身体，敷衍道：“向书记是想跟我们联络一下感情，目的肯定是要我们高抬贵手，解除对光照市的信贷制裁令。”

李行长又走了几步，问郑革新：“你的意见呢？”

郑革新当然希望国商银行总行解除对光照市的信贷制裁令，因为不许放贷款，不许核销贷款，就没有了核心业务，没有了权，他这个大行长不就成了摆设吗？他早已经无法忍受这种不尴不尬的境况了！但是，他还没有摸准李行长的脉，当然不敢瞎说，于是，只有沉默。但是，沉默片刻之后，他又不肯什么都不说，只好支吾着：“我嘛……”

见李行长不满意地看了自己一眼，他只得大着胆子说：“为了控制信贷风险，制裁光照市有组织、有计划逃废我行债务的行为，新增贷款可以不解禁，这是必要的。但是，这核销贷款的事情，尤其是对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贷款核销业务一直不予办理，对降低我行不良资产指标不利呀！而





且，贷款的损失既然已经发生了，不核销，也不可能收回来了！”

李行长听郑革新如此说，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心里明白，国商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作为一家金融企业，就要考虑经营问题。而国家现在有从银行利润中提取呆账准备金核销不良贷款的政策，而国商银行多达千亿的不良贷款，不尽快核销，一是不好看，二是也没有办法应付中国人关之后越来越激烈的金融竞争。

于是，李行长在心里已经默默地接受郑革新给他的建议：重新开放对光照市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核销业务。同时，他也明确了与光照市向明同志谈判和妥协的底线：虽然光照市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有组织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但鉴于向明同志对国商银行的制裁措施的确已经有了切实的认识，所以同意恢复办理光照市国有和集体企业贷款的核销业务，但新增贷款依然暂不办理。

李行长主意已定，感觉轻松了许多。

此时，侍者已经带着他们走到了后院门口，那里站着一个穿大红旗袍的靓丽小姐。她接替了侍者的引导之职，继续引导他们前行。

到了青瓦红墙的正房门口，靓丽小姐向屋里一摆手，欠一下优美的身段，甜着嗓子说：“先生请！里面已经有几位先生在等候了。”

在屋里等待着李行长的向明书记是一个皮肤黑黑的小老头，快六十岁了。他早年留学苏联，学工程机械，毕业后在光照市生产导弹的军工企业719厂当了多年的车间主任。小平南巡之后，军工企业也要面对市场的时候，一直怀才不遇的他，终于找到了他才华的井喷之口：出任了该厂的厂长。于是，他一改老军工企业单纯依靠国家拨款、只管生产不问市场的生产、经营模式，勇于开拓，大上民品。他当厂长的第一年，就从国商银行贷款三个亿，上了中国西部的第一条微型轿车生产线。在短短的几年里，他领导下的719厂不但没有耽误任务越来越少的军品生产，而且，民品生产也创利颇丰。不久，在国家准备对包括光照市在内的西部进行大开发的时候，才华出众的他又来了让才华更加横溢的机会：他被选为了光照市的副市长！也是一顺百顺，没有几年，春风得意的他便又由副市长直接荣升为光照市的市委书记。

国家颁布了对西部进行大开发的政策之后，企业家出身的向明同志自然熟知国有、集体企业负债包袱沉重的现实，也熟知国有、集体企业举步维艰的生产、经营状况，他明白，如果不大刀阔斧地把光照市众多国有、



集体企业沉重的负债包袱（主要是银行贷款）甩掉；不让企业名副其实地淘汰冗员，以使国有、集体企业真正轻装上阵，光照市的国有、集体企业就不能够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跳跃式发展，也就更谈不上走向世界，进行国际化的市场竞争。这样一来，他领导下的光照市怎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他所统率的七百万尚未小康的人口，又怎么能够全部或者大部分过上小康生活呢？！

于是，在年初，向明同志又一次拿出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又一次拿出了上中国西部第一条轿车生产线的干劲儿，大胆地实施了让银行叫苦连天，叫下岗职工怨声载道的光照市“百千万工程”，即他要在一到五年内，破产一百户国有、集体企业；核销一千笔国有、集体企业难于归还的贷款本息；全市企业力争新增银行贷款一万笔。从而使他领导下的光照市的经济实现跳跃式的超常规发展。从而把光照市在五年之内全面地建设成小康社会。

当初，最先为“光照市百千万工程”叫喊的小人物，当然是被丢卒保车了的、破产企业没有了工作的下岗职工。因为，他们的饭碗问题已经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生存问题。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好打破，关键是打破吃不饱、饿不死的大锅饭之后，让他们到哪里吃饭去？

当初，最先拍了桌子的大人物，就是国商银行总行的李鼎银行长。因为，一个光照市逃废银行债务就已经让国商银行的不良资产指标上升了。如果其他省市一旦效仿起来，举国上下都逃废银行债务，他李鼎银这个行长职务恐怕就不是想当不想当的问题了，而是哭着喊着想当，组织上也不会让他当了。

当时，他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个圈，当着来汇报情况的郑革新就一拍桌子，发火了：“什么‘百千万工程’？明明是为了光照市的地方利益，有组织有计划地逃废我行债务！”

也不能怪李行长发火，因为，郑革新刚算了个账，国商银行在光照市有不良贷款九百九十笔，金额将近六十亿元。这六十个亿如果全部不还，不但国商银行的不良贷款指标将大幅度增长，整个国商银行一年提的呆账准备金就要被光照市一个地方统统吃掉了。这让他李鼎银怎么跟中央财政和国务院交代呀！

于是，李行长也一改往日的稳健，在办公室再踱了数圈之后，立刻下达了对光照市进行信贷制裁的命令：停办光照市所有贷款核销，停办光照





市一切贷款业务!

但是，高层领导就是高层领导，虽然李、向二人过去制定、现在也还实施着的政策是针尖对麦芒、水火不相容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了几个月，现在，两个人见面之后，他们各自为了自己辖区的局部利益就要进行局部的妥协了。因此，彼此相见之后，他们还是依然热情、友好地握了手。

李向二人见面之后，首先就谈到了当前的经济形势。李向二人一致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才能渡过难关。向二表示，他非常理解李向二的意思，并承诺将全力支持李向二的工作。李向二也表示，他将全力以赴，为全市的经济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谈话过程中，李向二还详细地向向二介绍了当前的贷款业务情况。李向二表示，由于资金紧张，许多企业已经无法按时偿还贷款，这给银行的资金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向二听后，表示他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并将尽快与相关部门协调，寻找解决办法。

向二表示，他非常理解李向二的意思，并承诺将全力支持李向二的工作。李向二也表示，他将全力以赴，为全市的经济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在谈话的最后，李向二再次向向二表达了感谢，并向二保证，他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向二的工作。

李向二表示，他非常理解李向二的意思，并承诺将全力支持李向二的工作。李向二也表示，他将全力以赴，为全市的经济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在谈话的最后，李向二再次向向二表达了感谢，并向二保证，他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向二的工作。

李向二表示，他非常理解李向二的意思，并承诺将全力支持李向二的工作。李向二也表示，他将全力以赴，为全市的经济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在谈话的最后，李向二再次向向二表达了感谢，并向二保证，他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向二的工作。



三 白手起家农家女

中国的南方，有一条中国最长的河流，叫长江。长江上有一条中途汇入的河，叫大宁河。沿着大宁河的清流，顺流而上的时候，也不知还要穿过多少个峡，也不知还要变换多少条支流，终于，汇合到大巴山的腹地，来到桃花江畔。而光照市便是建在桃花江冲积平原之上的地级市，其下辖四县三区，人口七百万。

郑革新参加完了被他贬斥为两个“老丫头的”（李行长、向书记）参加的山珍晚宴，第二天，便带着几许欣喜、几许忐忑飞回了光照市。

机场上，分行前来迎接的胡主任，很是热情地向他道了辛苦，同时，用一双干瘦的小手来接郑革新的行李包。胡主任不是什么美女，而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

郑革新不好意思了，一边推脱，一边报喜：“总行已经批准我们光照市分行重新办理呆账核销的业务了。”

胡主任见郑革新坚持自己提行李，只好收手：“原来水泥厂的材料，现在又该用上了？”

郑革新顺口回答：“我还需要和水泥集团的薛总跑一下企业破产审批，我们分行这次一定要甩掉这个包袱！”

胡主任立刻分析出了甩掉包袱的意义：“水泥厂的七千五百万呆账如果核销了，我们分行的资产质量指标就可以提高一个百分点。在总行的资产质量排名就可以提前两位！”

郑革新随胡主任乘着分行给他配备的黑色奥迪车，从险峻的机场路进入了市区。他远远望去，在桃花江畔宽阔的柏油路上，有一条由几十辆清一色的高级轿车组成的长龙，正在招摇地行进着。领头的车是一辆白色的加长凯迪拉克轿车，车前的挡风玻璃上，环绕着大红色的纱带；车头那气派的车标上，固定着一对正在亲吻的小卡通布人。

胡主任建议道：“听说今天水泥股份公司的路总要结婚，咱们别走光





明桥了，还是改道吧。”

郑革新诧异道：“路总和那个吴主任才结婚？”

胡主任回头看一眼郑革新，笑了笑：“现在，不是都实行先过日子后办手续嘛！叫什么试婚！要放在从前哪，听着都恶心！时代变了，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了。”

郑革新听胡主任如此说，心里一沉，望一眼远方拥堵的车流，对司机说：“咱们别凑热闹，改道走吧。”

此时，在凯迪拉克轿车里坐着的一对新人，正是原光照市水泥厂老板、现任水泥股份公司的董事长路定国，他身边靛如水仙花一般的女子便是水泥股份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兼财务部主任、他的新婚妻子吴依。

一对新婚夫妻坐在宽敞的车里，除了甜蜜，也是非常得意的。因为，在他们的人生中，除了结婚这件大事之外，还有一件事业上的成功！

原来负债七千五百万的水泥厂，为了在向明书记的“百千万工程”中获取政策上的好处，经过实行企业分立，一分为二，成了水泥股份公司和水泥集团两个企业。从此以后，新企业水泥股份公司便没有一分钱的债务了！尤其值得高兴的是，路定国不但把债务、解决下岗职工问题的麻烦全部甩给了前老婆，而且，连前老婆也一起借机给甩掉了！那吴依不但根据向明书记的“百千万工程”，设计并实施了水泥厂的分立，施展了自己的才华，而且今天还和路定国结成了合法的夫妻。人、财两得，能不快哉？

结婚的车队风风光光地行进到横跨桃花江的大桥时，忽然，一辆红色的宝马小跑车幽灵般从后面超了上来，窜到了凯迪拉克的前面，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在桥的中央停下不走了。凯迪拉克只得“吱”的一声刹住了车，后面的车队也纷纷“吱”、“吱”地狠踩刹车，但由于事情来得突然，还是有两辆车刹车不及，“咣”的一声追了尾。

车里的一对新人没有防备，立刻找不着了尊贵派头，随着车的惯性前冲，双双撞到了前排的座椅背上。路定国撞破了嘴唇，血丝立刻顺着嘴角沁了出来；吴依头上的红花被撞掉了，一脸的狼狈相。

路定国这些年来，哪里受过这等委屈！他正要要对司机发火，却见自己的司机动作更快，早已经狗仗人势地冲将下去，那愤怒的架势，不把肇事司机吃了就不可能完。

此时，红色的宝马小跑车门开了，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下来的是一个女人。